雲笈七籤/1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雲笈七籤

◀上一卷

卷一百六　紀傳部・傳四

下一卷▶

清虛真人王君內傳（——弟子南嶽夫人魏華存撰）

華存師清虛真人王君，諱褒字子登，范陽襄平人也，安國侯七世之孫。君以漢元帝建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誕焉。洪基大業，世籍貴盛。君父諱楷，以德行懿美，比州所稱，舉茂才，除議郎，轉中壘大夫、上黨太守、黃門侍郎、侍中、左將軍、雁門太守。楷正色彤管，坦誠獻替，納言推謨，披衿拔領，率職蒞民，政以禮成，舍刑寬賦，不肅而敬。天子賢之，遷殿上三老，使賓皇太子，講《春秋》、《尚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。恢恢仁長，循循善誘。微言既甄，矰紳乘其範，大義已陳，百王格其準。遷光祿大夫，謚曰文侯。夫人司馬遷之孫，淑慎沈博，德配母儀。蓋以清源高流，圓穎遠映，靈根散條，芳華朗曜。是用忠孝啟於上葉，善誘彰於文德，世載英旄，斯人有焉。

君體六和之妙炁，挺天然之嘉質，含嶽秀以植韻，秉靈符而標貴，暉灼煥於三晨，峻逸超於玄風。少讀五經，傍看百子，綜算象緯，通探陰陽，及風炁律呂，靡有不覽也。父為娉丞相孔光女，娶婦在室，以和人倫。而君凝形淳觀，明德獨往，高期真全，絕不內盼。峨峨焉若望慶雲之沓軫，浩浩焉似泛滄溟之無極。神棲萬物之嶺，氣邁霄漢之津。鴻漸鄧林，展翮東園。將藏鳳羽以翳於南風，匿龍華以沉於幽源。是乃夜光潛躍，映耀於難掩。遂名沸絕圃，聲馳京夏，四府交闢。君即閑夜之感，喟然悲嘆曰：人間塵藹，

趣競得失，利害相攻，有逾鵂鶹之視老燕矣！遂決志辭親，入華山中。九年，契闊備至，精感昊穹，神映幽人，體期冥靈，心唱至真爾！

一日夜半，忽聞林澤中有人馬之聲，簫鼓之音，須臾之間，漸近此山，仰而望之，見千騎萬乘，浮虛空而至。神人乘三素雲輦，手把虎符，硃鉞啟途，握節執旄，曲晨傾蔭，錦旖蔽虛。神人暫停駕而言曰：吾太極真人西梁子文也。聞子好道，劬勞山林，未該真要，誠可愍也！勤企長生，實為至矣！君乃馳詣輪轂之下，叩頭自搏而言曰：褒以肉人，愚頑庸賤，體染風塵，恣躁亂性。然少好生道，莫知以度？真人曰：夫學道無師，無緣自解。我太極真人，神仙之司，主試校學者，領舉正真爾！子玄錄上清，金書東華，名編清虛，位登小有，必當掌括寶籍，為天王之任爾。但注心四景，勤慕上業，道自成也。

後隱陽洛山中，感南極夫人、西城真人並降。南極夫人乃指西城曰：君當為王子登之師，子登亦佳弟子也。良久，西城真人長嘆而謂君曰：夫學道者，諒不可以倉卒，期求生者不可以立爾，綜故冥術，棲於玄元，而高偕太妙，凌重霄以累抗矣。夫道雖無形，其實有焉；妙雖昧昧，其實坦然。子當勤求其無，然後見其至有。子廣延諸妙，然後究其坦大。得有則有生，得妙則年全也。子求生雖篤，而未見其涯。慕道雖勤，而未啟其門。殆猶洶湧波以索鳥巢，尋長木而訪淵鱗爾！是故子心疲於導引，而硃宮為之喪潰。肺弊於理炁，故神華為之凋落。肝勞於視盼，而魂精為之遼索。脾竭於守神，而丹田為之閡滯。腎困於經緯，而津液為之不澤。膽銳於趣競，故四肢為之亂作。五臟相攻，六腑顛覆。三焦滯而不瀉，八關絕而無續。賴惸飯以勁汝身，恃丹青以固汝內爾！正可卻衰白之凋折，猶不免必死之期會。徒有萬年之壽，豈足貴乎？

西城真人遂以即日授君《太上寶文》、《八素隱書》、《大洞真經》、《靈書八道》、《紫度》、《炎光》、《石精》、《玉馬》、《神真》、《虎文》、《高仙》、《羽玄》凡三十一卷，依科立盟，結誓而付。乃將，須臾而至。四面大海，懸濤千丈，洲上宮闕，硃閣樓觀，瓊室瑤房，不可稱記。西城真人曰：此仙都之府，太上丈人處之。乃將君入紫桂宮，見丈人著流霞羽袍，冠芙蓉之冠，腰帶神光，手把火鈴，侍女數百，龍虎衛階。太上丈人與西城真人相禮而已，相攜共坐，君時侍側焉。太上丈人曰：彼所謂王子登乎？學道遭逢良師，將得之矣。西城真人笑，因命君拜。拜畢，太上丈人使坐北向。丈人乃設廚膳，呼吸立具，靈肴千種，丹醴湛溢，燔煙震檀，飛節玄香，陳鈞天之大樂，擊金璈於七芒，崆峒啟音，徹朗天丘。於是龍騰雲崖，飛鳳鳴嘯，山阜洪鯨，湧波凌濤，雲起太虛，風生廣遼，靈歌九真，雅吟空無，玉華作唱，西妃折腰。爾乃眾仙揮袂，萬神遷延，羽童拊節，慶雲纏綿。於是太上丈人會二十九真人，皆玄洲之太真公也。其第一

真人自稱主仙道君，指君而向西城真人言曰：彼悠悠者，將西城之室客，上宰之賓友耶！視此子心眸澄邈，神淳形凝，圓晨不煥，六景生華，殆真人之美者、小有之賢王也。未彼果何人哉？於是西城真人笑而答曰：道君今何清音之不妙、曲問之陋碎哉？請粗陳其歸要焉。蓋夫聖匠剖太混之一樸，分為億萬之體；發大蘊之一包，散為無窮之物。是故立三光，呼天而置晷儀，封區域，呼地而制五服，制漏刻以分日夜，正四時以財歲月，五位以正方面，山川以定險阻，城郭以自居焉，兵械以自衛焉，旌旗輿服以自表，用九穀以自養。凡此之類，象玄乎天，而形存乎地，日月有幽明之分，寒暑有生殺之氣，震雷有出入之期，風雨有動靜之節，類氣浮乎上，而眾精流乎下，廢興之數、治亂之運、賢愚之質、善惡之性、剛柔之氣、壽夭之命、貴賤之位、尊卑之班、吉兇之徵、窮達之期普陳矣。性發乎天，而命成乎人也。故立之者天，而行之者道，受焉性合神同，混而為一，流通並行，不可細得分別也。於是主仙道君命侍女範運華、趙峻珠、王抱臺等，發瓊笈、披綠蘊，出《上清隱書龍文八靈真經》二卷授子登，又以雲碧陽水晨飛丹腴二升賜君，君拜服之。

真人遂將君還西城，九年道成，給飛飆之車，東行渡啟明滄海，登廣桑山，入始暉庭，詣太帝君，稽首再拜，太帝授以《龍景九文紫鳳赤書》、《上清神圖八道玉籙》。次南行渡渤海、丹海，登長離山，詣南極紫元夫人，一號南極元君，授以《九道回玄太丹綠書》。又詣赤臺童子、華蓋上公，授以五雲夜光云瑯水霜。南極夫人曰：昔日之言，豈負舉哉！君稽首謝恩辭退。次西行，渡庾丘巨海沉羽之津，登麗農山，詣紫蓋晨夫人、景真三皇道君，授以《玉道綠字回曜太真隱書》。次北游，渡彫柔玄海，濟飲龍上河匏瓜津，登廣野山，詣高上虛皇大道玉君。會其出游，駕日月之晨，乘紫始之光，鬱藹黃素之云，勃蔚八景之曜，飛真萬億，不可稱數。君再拜，道側唱者曰：聞君乃詣上清玉晨帝君、玄清六微元君，二君授以《寶洞飛霄絕玄金章》及賜《太極隱書》、龍明珠絳和雲芝，君拜而飲之，即身金色，項映圓光，七曜散華，流煥映形。又退登閬風之野，玄圃之宮，詣中皇玉帝，受《解形遁變流景玉經》。乃越鬱絕，濟弱河，西詣龜臺，謁九靈太真上清夫人，退更清齋三月，受《三華寶曜瓊文瑯書》、《靈暉上籙》、《七晨素經》。退又清齋三年，浮浩汗之河，登白空虞山，山周回三萬里游行。翌日，趨詣紫清太素瓊闕，即太素三元上道君所治焉。處丹靈白玉宮，飛映絕曜，紫霞落煥，七光交陳，結於雲宇之上，奇麗玄黃，不可名字。仙童玉女侍右，天尊，蓋無數也。君既至，稽首再拜，詣瓊闕之下，久時，太素三元上道君乃使繡衣命者西林藻授君《金真玉光流金火鈴豁落七元八景飛晨》。又使清真左夫人郭靈蓋、右陽玉華仲飛姬，齎神策玉璽授君，以為太素清虛真人，領小有天王、三元四司、右保上公，治王屋山洞天之中，給玉童玉女各三百人，主領上清玉章、太素寶玄、太極上品、九天靈文、六合秘籍、山海妙

經，悉主之焉。又總括洞內明景三寶，得乘虎旂龍輦、金蓋瓊輪、八景飛輿，出入上清，受事太素，寢宴太極也。後歸西城，清齋三月，授書為太素清虛真人矣。

紫陽真人周君內傳

紫陽真人姓周，諱義山，字季通，汝陰人也。漢丞相勃七世之孫，以冠族播流，世居貴宦。祖父玄，元鳳元年為青州刺史。父秘，為范陽令，時君始生焉。父後積秩累遷，官至陳留刺史，君時年十六，隨從在郡，始讀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周易》。為人沉重，少言笑，喜怒不形於色。好獨坐靜處，不結名好。然精思微密，所存必感。常以平旦之後，日出之前，正東向立，漱口咽液，服氣百數，向日再拜。旦旦如此，為之經年。父怪而問之：所行何等？君長跪對曰：義山中心好日光長景之暉，是以拜之爾。至月朔旦之日，輒游市及閭閻陋巷之中，見窮乏饑餓之人，解衣與之。時時上登名山，喟然悲嘆，或入石室中，歡然獨笑。時陳留大儒名士，聞君盛德，體性沉美，咸修詣焉。君輒稱疾，不見賓客。漢侍中蔡咸，陳留高士，亦頗知道。聞君德行，數往詣君，輒解疾，不欲見之。父乃大怪，怒責之，督切使出見之。既不得已，遂出相見。咸大發清談，及論神仙之道，變化之事。君乃凝默內閉，斂神虛靜，頷而和之，一不答也。

是歲大旱，斗米千錢，路多饑孛。君乃傾財竭家，以濟其困，陰行之，人亦不知是君之慈施也。對萬物如臨赤子，斯積善德仁愛之施矣。後遇陳留黃泰，告君曰：聞君好道，陰德流行，用思微妙，誠感於我，是以相詣。吾是中嶽仙人須林，字子玄也。本衛人，靈公末年生，少好道德，受學於岑先生，見授煉身消災之道術。後又遇仇公，公乃見教以服氣之法，還神守魂之事，吾行之甚驗，大得其益。子少知還陽，精髓不洩。又知導引服氣，吞景咽漿，不復須陰丹內術補胎之益也。然猶三蟲未壞，三尸未死，故導引服氣不得其理。可先服制蟲細丸，以殺穀蟲。蟲有三名：一名青古，二名白姑，三名血尸，謂之三蟲。三蟲在內，令人心煩滿，意志不開，所思不固，失食則饑，悲愁感動，精志不至，仍以飲食不節斷也。雖復斷穀，人體重滯，奄奄淡悶，所夢非真，顛倒翻錯，邪俗不除，皆由此蟲在內，搖動五臟故也。殺蟲之方如後：

附子五兩麻子七升地黃六兩術七兩

茱萸茱萸根大者七寸桂四兩雲芝英五兩

凡七種，先取菖蒲根，煮濃作酒，使清淳重美，一斗半，以七種藥　父咀，內器中漬之，

亦可用牴咀。三宿乃出，曝之令燥。又取前酒汁漬之，三宿又出曝之，須酒盡，乃止曝令燥。內鐵臼中搗之，下細篩令成粉。取白蜜和之，令可丸。以平旦東向，初服二丸如小豆，漸益一丸，乃可至十餘丸也。治腹內弦實上氣，心胸結塞，益肌膚，令體輕有光華。盡一劑則蟲死，蟲死則三尸枯，三尸枯則自然落矣。亦可數作，不限一劑也。然後合四鎮丸，加曾青、黃精各一兩以斷穀。畢，若導引服氣，不得其理，可先服食眾草藥，巨勝、茯苓、術、桂、天門冬、黃連、地黃、大黃、桃樸及皮任擇焉。雖服此藥以得其力，不得九轉神丹金液之道，不能飛仙矣。為可延年益壽，亦闕其死也。

君按次為之，服食術五年，身生光澤，徹視內見五臟，乃就仙人求飛仙要訣。仙人曰：「藥有數種，仙有數品。有乘雲駕龍，白日升天，與太極真人為友，拜為仙宮之主，其位可司，真公定元公、太生公，及中黃大夫、九氣丈人、仙都公，此皆上仙也；或為仙卿大夫，上仙之次也。游行五岳，或造太清，役使鬼神，中仙也；或受封一山，總領鬼神；或游翔小有，群集清虛之宮，中仙之次也。若食穀不死，日中無影，下仙也；或白日尸解，過死太陰，然後乃仙，下仙之次也。我受涓子秘要，是中仙耳。子名上金書，當為真人，我之道，非子非真人所學也。今以《守三之一法》、《靈妙小有之書》二百事傳子，石菌硃柯若乾芝與子服之，吾道畢矣。子可遠索師也。」

君再拜受教，退而服神芝，五年，目視千里外，日行五百里。遂巡行名山，尋索仙人。聞蒙山欒先生能讀《龍晙經》，遂往尋之。遇衍門子，於是授以《龍晙經》及《三皇內文》。退登王屋山，遇趙佗子，受《芝圖》十六首及《五行秘符》。又遇黃先生，受《黃素神方》、《五帝六甲》、《左右靈飛》之書四十四訣。退登碻塚山，遇上衛君，受太素傳《左乙混洞東蒙》之錄《右庾素文攝殺》之律。退登嵩高山，遇中央黃老君，合會仙人在其上太室洞門之內，君頓頭再拜，乞長生度世。黃老君曰：子存洞房之內，見白元君耶？君對曰：實存洞房，嘗見白元君。黃老君曰：子道未足矣，未見無英君也。且復游行，受諸要訣，當以《上真道經》授子矣。見白元君，下仙之事，可壽三千年，見無英君，乃為真也，可壽一萬年矣。

君再拜，受教而退，游行天下名山大澤，西登白空山，遇沙野帛先生，受《太清上經》。退登峨嵋山，入空洞金府，遇寧先生，受《太丹陰書》八稟十訣。退登岷山，遇陰先生，受《九赤班符》。退登岐山，遇臧延甫，受《憂樂曲素訣辭》。乃登梁山，遇淮南子成，受《天關三圖》。乃退登牛首山，遇張子房，受《太清真經》。乃退登九嶷山，遇李伯陽，受《李氏幽經》。乃游登鐘山，遇高丘子，受《金丹方》二十七首。乃登鶴鳴山，遇陽安君，受《金液丹經》、《九鼎神丹圖》。乃登猛山，遇青精先生，受《黃素傳》。

乃登陸渾山，潛入伊水洞室，遇李子耳，受《隱地八術》。乃登戎山，遇趙伯玄，受《三元素語》。乃登陽洛山，遇幼陽君，受《青要紫書》，三五順行。乃登霍山，遇司命君，受《經命青圖》、《上皇民籍》。乃登鳥山，遇墨翟子，受《紫度炎光內視圖中經》。乃登曜名山，遇太帝侯夜神童，受金根之經。乃登委羽山，遇司馬季主，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。乃登大庭山，遇劉子先，受七變神法。乃登都廣建木，遇穀希子，受黃氣之法、太空之術、陽精三道之要。乃登桐柏山，遇王喬，受《素奏丹符》。乃登太華山，遇南嶽赤松子，受《上元真君書》。乃登太冥山，遇九老仙都君，受《黃水月華四真法》。乃登合黎山，遇皇人，受《八素真經》、《太上隱書》。乃登景山，遇黃臺萬畢先生，受《九真中經》。乃登玄壟羽山，遇玉童十人、九炁丈人，得白羽紫蓋、服黃水月華法。乃到桑林，登扶廣山，遇青真小童君，受《金書秘字》。乃退南行硃火，登丹陵山，遇龔仲陽，受《仙忌真記》。

乃西游登空山，見無英君而退洞房中，無英君處其左，白元君處其右，黃老君處其中。無英君服金精硃碧玉綾之袍，光赤朝霞，流景耀天，要太上靈炁之章，佩九帝祛邪之策，戴翠上紫靈之冠。蓋太玄丹靈上元赤子之祖父也。左連青宮之炁炁灌萬神，乃未有天地，先自虛空而生矣。白元君服丹玉之錦雲羅重袍，白光內硃，流景參天，垂暉映神，玄黃徹虛，要太上靈精之章，佩玄元攝魔之策，戴招龍皁冠。蓋玉房雲庭上元赤子之父，右夾皓青之室，朝運生者也。中夾黃老君是太極四真王之師老矣。上攝九天，中游昆侖，黃闕來其外，紫戶在內，下與二君入洞房，圓三寸，威儀具焉。夫至思神見，得為真人。若見白元君，得為下真，壽三千歲；若見無英，得為中真，壽萬歲；若見黃老，與天相傾，上為真人，列名金臺。君既詣之，乃再拜頓首，乞與上真要訣。黃老君曰：可還視子洞房中。君乃冥目內視，良久，果見洞房中有二神人：無英、白元君也，被服狀如在空山中者。黃老君笑言曰：微乎深哉！子用意思之精也。此白日升天之道，子還登常山，授子上真之道。

君乃還常山室中，齋戒念道，復積九十餘年中，白元君、無英君、黃老君遂使受之《大洞真經》三十九篇。有玉童二十一人、玉女二十一人，皆侍直燒香，晝夜習之。積十一年，遂乘雲駕龍，白日升天，上詣太微宮，受書為紫陽真人，佩黃旄之節，八威之策，帶流金之鈴，服自然之衣，食玉醴之　臺，飲金液之漿，治葛衍山金庭銅城，所謂紫陽宮也。紫陽有八真人，君處其右，一日三登昆侖，一朝太微帝君，以碡塚為紫陽別宮，所謂洞庭潛宮也。碡塚山有洞穴，潛行通王屋清虛小有天，亦潛通閬風也。

馬明生真人傳

馬明生者，齊國臨淄人也，本姓和，字君寶。少為縣吏捕賊，為賊所傷，遇太真夫人適東嶽，見而憫之。當時殆死，良久忽見一女子，年可十六七，服奇麗，姿容絕世，行步其傍，問君寶曰：汝何傷血也？君寶以實對。夫人曰：汝所傷，乃重刃關於肺，五臟洩漏，血凝絳府，炁激腸外，此將死之急也，不可復生，如何？君寶知是神人，叩頭求哀，乞賜救護。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，大如小豆，即令服之，登時而愈，血絕瘡合，無復慘痛。君寶再拜，跪曰：家財不足以謝，不知何以奉答恩施？惟當自展駑力，以報所受爾！夫人曰：汝必欲以謝我，意亦可佳，可見隨去否？君寶乃易名姓，自號馬明生，隨夫人執役。

夫人入東嶽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，上下懸絕，重巖深隱，去地千餘丈。石室中有金床玉幾，珍物奇瑋，乃人跡所不能至處也。明生初但欲學金瘡方，既見其神仙來往，乃知有不死之道，旦夕供給掃灑，不敢懈倦。夫人亦以鬼怪狼虎眩惑眾變試之，明生神情澄正，終不恐懼。又使明生他行別宿，因以好女於臥息之間調戲，令接之。明生心堅志靜，固無邪念。夫人或行，去十日五日還，或一月二十日，輒見有仙人賓客，乘龍駕鳳往來，或有拜謁者，真仙彌日盈座。客到，輒令明生出外別室，或立致精細廚食，肴果非常，香酒奇漿，不覺而至，不可目名。或呼明生坐，與之同飲食。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，歌聲宛妙。夫人亦時自彈琴瑟，有一弦五音並奏，高玄響激，聞於數里，眾鳥皆為集於岫室之間，徘徊飛翔，驅之不去。蓋天人之樂，自然之妙音也。夫人棲止，常與明生同石室中，而異榻爾。幽寂之所，都惟二人。或行去，亦不道所往之處，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，夫人即著雲光繡袍，乘白龍而去。袍上專是明月珠綴著衣縫，帶玉佩，戴金華太玄之冠，亦不見有從者。既還，即龍自去，不知所在。石室玉床之上，有紫錦被褥，緋羅之帳，中有服玩之物，瑰金亟英，玄黃羅列，非世所有，不能一一知其名也。有兩卷素書，上題曰《九天太上道經》，明生亦竟不敢發舒視其文也。惟供給掃灑，守巖室而已。至於玩服，亦不敢竊窺之，亦不敢有所請問。

如此五年，愈加勤肅，輒不怠惰。夫人嘆而謂之曰：汝可謂真可教也，必能得道者也。以子俗人，而不謠不慢，恭仰靈氣，而莫之廢，雖欲求死，亦焉可得乎！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：我名婉羅，字勃遂，事玄都太真，有子為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，總糾天曹事，官秩比人間卿佐也。年少，數委官游逸，虛廢事任，有司奏劾，降主東嶽，退真王之編，司鬼神之師，五百年一代其職。因來視之，勵其後，使修守政事，以補其過。我久在人間，今奉君王命，又被太上召，不復得停。念汝專謹，故以相語，欲教汝長生之方、延年之術。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體，適可授三天真人，不可以教始學之者，固非

汝所得聞矣。縱或聞之，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。有安期先生，曉金液丹法，其方秘要，便可立用，是九君太一之道，白日升天者矣。安期明日來，吾將以汝付囑之焉，相隨稍久，其術必傳。明日安期先生至，乘墾驎，著緋衣，戴遠游冠，帶玉珮及虎頭韛囊，視之可年二十許，潔白嚴整，從六七仙人，皆執節奉衛，見夫人揖之甚謹，稱下官。須臾，設酒果廚膳，飲宴半日許。夫人語明生曰：吾不復得停，汝隨此君去，勿憂念也。我亦時時當往視汝。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，可以相存。明生流涕而辭，乃隨先生受九丹之道。詩曰：

其一

暫舍墉城內，命駕岱山阿。仰瞻太清闕，雲樓鬱嵯峨。虛中有真人，來往何紛葩！煉形保自然，俯仰食太和。朝朝九天王，夕館還西華。流精可飛騰，吐納養青牙。至藥非金石，風生自然歌。上下凌景霄，羽衣何娑婆。五嶽非妾室，玄都是我家。下看榮競子，篤似蛙與蟆。顧盼塵濁中，憂患自相羅。苟未悟妙旨，安事於琢磨？禍湊由道洩，密慎福臻多。

其二

昔生昆陵宮，共講天年延。金液雖可遐，未若太和仙。仰登冥靈臺，虛想詠靈人。忽遇扶桑王，九老仙都真。駕驂紫虯輦，靈顏一何鮮！啟我尋長途，邀我自然津。告以鴻飛術，受以《玉胎篇》。瓊膏凝玄氣，素女為我陳。俯挹琳鳳腴，仰上飄三天。雲綱立爾步，五岳可暫還。玄都安足遠，蓬萊山腳間。傳授相親愛，結友為天人。替即游刑對，禍必無愚賢。秘則享無傾，洩則軀身顛。

明生乃隨安期先生負笈，西之女幾，北到圓丘，南至秦廬，潛及青城九嶷，周游天下。二十年中，勤苦備嘗。安期乃曰：子真有仙骨，何專恭之甚耶！吾所不及也。遂授以太清金液神丹方，而告之曰：子若未欲升天，但先服半劑。與明生相別而去。明生乃入華陰山，依方合金丹，餌之半劑得仙，而與俗人無異，人莫識其非凡。漢靈帝時，惟太傅胡廣知其有道，嘗訪明生，以國祚大期問之。明生初不對，後亦告焉，無不驗者。後人怪其不老，遂復服金丹半劑，白日升天。臨去，著詩三首，以示將來，漢光和三年也。詩曰：

其一

太和何久長！人命將不永。嗡如朝露晞，奄忽睡覺頃。生生世所悟，傷生由莫靜。我將尋真人，澄神挹容景。盤桓昆陵宮，玄都可馳騁。涓子牽我游，太真來見省。朝朝王母前，夕歸鐘岳嶺。仰採瓊瑤葩，俯漱琳瑯井。千齡猶一刻，萬紀如電頃。

其二

天地自有常，人命最險毳。年若驚弦發，時猶輕矢逝。雖有灼灼姿，玉為塵土穢。林草無秋耀，綠葉豈終歲？惜此繁茂摧，哀彼寒霜厲。有存理必亡，有興故有廢。真官戲玄津，與物無凝滯。神沖紫霄內，形棲山水際。對虛忘有懷，游目記容裔。風塵將何來？真道故可大。

其三

濁塗諒為嘆，世樂豈足預？振褐掃塵遐，飄飄獨遠舉。寥寥巖嶽際，蕭蕭縱萬慮。靈真與我游，落景乘鴻御。朝乘雲輪來，夕駕扶搖去。嗷嘈天地中，囂聲安得附？

陰真君傳陰真君自敘附

陰長生者，新野人。漢和帝永元八年三月己丑立皇后陰氏，即長生之曾孫也。少處富貴之門，而不好榮位，潛居隱身，專務道術。末聞有馬明生得度世之道，乃以入諸名山求之。到南陽太和山中，得與相見，乃執奴僕之役，親運履舄之勞。明生不教以度世之法，但旦夕與之高談榮華當世之事，治生園圃之業。十餘年，長生未嘗懈怠。同時有共事明生者十二人，皆怨恚歸去，獨長生禮敬彌肅，而明生數因言語得失之際屢罵之，長生乃和顏悅心，奉謝不及。

如此積二十年，後清閑之日，明生問其所欲。長生跽曰：惟乞生爾。今以糞草之身，委質天匠，不敢有所汲汲，憚於遲速也。明生哀其語，乃告之曰：子真是能得道者也。乃將長生入青城山中，煮黃土為金以示之，立壇歃血。即日，以太清金液神丹授之，欲別去。長生乃叩頭陳謝，暫留仙駕，拜辭曰：弟子少長豪樂，希執卑遜，克身勵己，若臨冰谷。不能弘道贊德，宣暢妙味，徒尸素壁立，而老耄及之。是以心存生契，舍世尋真，天賜嘉會，有幸遭遇。自執箕帚二十二年，心力莫植，常懼毀替筋，力弱蒲簿，微效靡騁，恩養不酬，夙夜感慨。告以更生，頓受靈方。是將灰之質，蒙延續之年；炎林焦草，

惠膏澤之霑。若絕炁以其蘇息，瞽暗開其視聽，感荷殊戴，非陋詞所謝。昔太歲庚辰，聞先生與南嶽真人、洪崖君、雲成公、瀛洲仙女數人共坐，論傳授當委絹之誓，教授有交帶之盟，應祭九老仙都、九氣丈人諸君。禱祠受之，大藥必行；不祭而受，為之不成。弟子預在曲室，嘗侍帷側，亦具聞諸仙起末得道之言，說昔受丹節度矣。先生今日見諭，不復陳此，或非先生所授之不盡，將恐是弟子困窮爾！」馬明生慰諭之曰：非有不盡。汝性耽玄味，專炁而和，靈官幽鑒，以相察矣！不復煩委，為俗人之信耳。

於是長生入武當山石室中合丹，又服半劑，不即升天，而大作黃金數萬斤，以布施天下窮乏，不問識與不識。周行天下，與妻息相隨，舉門皆壽。後委之入平都山，白日升天。臨去，著書九篇，云：上古仙者多矣，不可具記而論。但漢興已來，高士得仙者四十五人，迨予為六矣。二十人見尸解去，餘者白日升天焉。弟子丹陽葛洪，字稚川，嘗聞諺言有云：不夜行，則不知道，上有夜行人。今不得仙者，亦安知天下山林間，密自有學道得仙者耶？陰君已服神藥，雖未升天，然方以嚴麗同聲相應，使自與仙人相尋求聞見，故知此近世諸仙人之數爾！而俗人謂為不然。己所不聞，則謂之無有，不亦悲哉！夫草澤閑士，以隱逸得志，經籍自娛，不耀文彩，不揚名聲，不修求友，不營聞達，猶不能識之，又況仙人！亦何急令朝菌之徒，知其所云為哉！

陰真君自敘

惟漢延光元年，新野山之子，受仙君神丹要訣。道成去世，副之名山。如有得者，列為真人。行乎去來！何為俗間？不死之道，要在神丹。行氣導引，俯仰屈伸，服食草木，可得小道；不能永度於世，以至天仙。子欲聞道，此是要言。積學所致，不為有神。上士為之，勉力加勤。下愚大笑，以為不然。能知神丹，久視長存。

吳猛真人傳

吳猛字世云，豫章人也。性至孝，小兒時在父母膝下，無驕慢色。後得道，海昏上僚，路有大蛇，時或斷道，以炁吸吞行人，行旅為絕。猛與弟子往除蛇害，蛇乃入藏深穴，猛敕南昌社公追蛇。蛇頭高數丈，猛踏蛇尾，沿背而以足按頭，弟子斫殺之。猛云：此蛇是蜀精，蛇死則杜毅滅矣。果如言。將軍王敦迎猛，道過宮亭，廟神具官僚迎猛。猛曰：汝神王已盡，不宜久居，非據我不相問也。神乃去。至蜀見敦，時多疫病，猛標浦水百步，飲者皆愈，日中請水者將千人。敦惡之，於座收猛，奄然失去，大相檢覆。猛恐坐者多，乃徐步於萬人之中還船，天地冥合，乘風迅逝，一宿至家。弟子見兩龍負船，

眼如甕大。猛云：敦踐人君之位，命終此稔。其年敦死。後太尉庾亮迎猛，至武昌便歸，自言算盡，未至家五十里亡。殯後疑化，弟子開棺，不見其尸。

許遜真人傳

許遜字敬之，南昌人也。少以射獵為業，一旦入山射鹿，鹿胎從弩箭瘡中出墮地，鹿母舐其子，未竟而死。遜愴然感悟，折弩而歸。聞豫章有孝道之士吳猛學道，能通靈達聖。嘆我緣薄，未得識之。於是旦夕遙禮拜猛，久而彌勤。已鑒其心，猛升仙去時，語其子云：吾去後，東南方有人姓許名遜，應來吊汝，汝當重看之，可以真符授也。至時遜果來吊，其子以父命，將真符傳遜。奉修真感，有愈於猛。

許邁真人傳

許邁字叔玄，小名映，丹陽句容人也。世為冑族，冠冕相承。映總角好道，潛志幽契。曾從郭璞筮卦，遇大壯之大有上六爻發。璞謂映曰：君元吉自天，宜學輕舉之道。初師鮑靚，受中部之法及《三皇天文》。一旦辭家，往而不返。東入臨安縣山中，散發去累，改名遠游，服術黃精，漸得其益，注心希微，日夜無間。數年之中，密感玄虛，太元真人、定錄茅君，降授上法，遂善於胎息內觀，步斗隱逸，每一感通，將超越雲漢。後移臨海赤山，遇王世龍、趙道玄傳《太初》。映因師世龍，受解束反行之道，服玉液，朝腦精，三年之中，面有童顏。臨應得道，三官都禁遣典柄侯周魴、主非使者嚴白虎，出丹簡罪簿，各執一通，詰映諸愆，如其無答，便當執也。賴得龔幼節、李開林相助，映甚怖懼，強長嘯叱吒而答曰：大道無親，唯善是與。天地無私，隨德乃矜。是以阪泉流血，無違龍髯之舉，三苗丹野，涿鹿絳草，豈妨大聖靈化，高通上達耶！吾七世祖許子阿者，積仁蘊德，陰加鳥獸，遇兇荒疫癘之年，百遺一口，子阿散財拯救，自營方藥，已死之命，懸於子阿手，得濟者四百八人。德墜我等，應得仙者五人，皆錄字青宮，豈是爾輩所可豫乎？言畢，會司命君遣中候李遵握鈴而至，魴等笑而走，即得度名東宮，為地仙中品。

映第五弟謐，小名穆，官至護軍長史、散騎侍郎，年七十二，舍世尋仙，能通靈降真。先經患滿，腹中結寒，小便不利。遇西王母第二十七女，號曰紫微夫人，謂穆曰：此病塚訟之所致，家又有怨鬼為害，可服術，自得豁然除去。紫微夫人因作服術，敘以傳。穆依方修合，服十旬都愈，眼明耳聰，容貌日少。司命君授以飛步之道，告穆曰：淵奇體道，解幽達精。虛中授物，桑德順貞。寬慈博採，聞道必行。逍遙飛步，啟誠坦平。

策龍上超，浮煙三清。實真仙之師友，乃長里之先生。必當封牧鐘邑，守伯仙京，傳佐上德，列書絳名。

穆第二子虎牙，耀穎玄根，列景真圖，諸天仙人咸謂為寅獸白齒。定錄君所告服藥事多隱語，志諸姓名，曰：鳳棲喬木，素衣炳然。履順思貞，凝心虛玄。五公石腴，彼體所便。急宜服之，可以少顏。三八合明，次行玄真。解駕偃息，可識洞篇。瓊刃應數，適心高玄。棲隱默沉，正氣不衰。木散除疾，是汝所宜。次服餌飯，兼穀勿違。益髓除患，肌膚充肥。然後登山，詠洞講微。寅獸白齒，爾能見機。遂得不死，過度壬辰。偃息盛木，玩報周書。太極殖簡，金書西華。學服可否，自應靈符。理契同歸，神洞相求。

穆第三子玉斧，含真淵嶷，少有徽譽，司徒闢掾不就，隱居茅山。師楊羲，受《三天正法》、《曲素鳳文》。後定錄君授其上道，告玉斧曰：斧欲學道，當如穿井，井形愈深，土愈難運出。若不堅其心，正其行，豈得見泉源耶？又曰：夫學道當專注，精無散念。撥奢侈，保沖泊。寂焉如密有所睹，熙焉若潛有所得。始得道之門也，猶未入道之室也。所謂知道為易，學道為難者也。若乃幽寂沉味，保和天真，耽正六腑，無視無聽，此乃道之易也。即是不能為之者，所以為難矣。許侯研之哉！斧子瑩之哉！年二十八，超然登仙。

映於東山與穆書曰：吾自寄神烝，收景東林，沐浴明丘，乖我同生。每東瞻滄流，嘆逝之迅。西盼雲崖，哀興內發。仿佛故鄉，鬱何壘壘！將欲返身歸途，但矯足自抑爾！於是靜心一思，逸憑靈虛。登巖崎嶇，引領仰玄。真志飛上，游空竦真。始覺形非我質，遂忘軀逐神矣。浪心飆外，世務永絕。足樂幽林，外難一塞。建志不倦，精誠無廢。遂遇明師，見授奇術。請講新妙，玉音洞密。吐納平顏，煉形保骨。沖烝夷泯，無復內外也。但恨吾遭良師之太晚，返滯性之不早。吾得道之狀，艱辛情事，定錄真君以當說之矣。崇賴成覆，救濟之功，天地不能逾也。聞弟遠造上法，偶真重幽。心觀靈無，烝陶太素。登七關之巍峨，味三辰以積遷。虛落霄表，映朗九玄。此道高妙，非吾徒所聞也。亦由下挺稟淺，未由望也。然高行者常戒在危殆，得趣者常險乎將失。禍福之萌，於斯而用。道親於勤，神歸精感。丹心待真，招之須臾。若念慮百端，協以營道，雖騁百年，亦無冀也。三官急難，吾昔聞之在前。七考之福，既已播之於後。因運乘易，不亦速耶！幾成而敗，自己而作，試校千端，因邪而生矣！爾想善功，苦心勞形，勤立功德，萬物蓁蓁，亦何益哉？斧子蕭蕭，其可羨也。各不自悟，當造此事，斧獨何人，享其高乎？師友之結，得失所宗，托景希真，在於此舉也。吾方棲神空岫，廕形深林，採汙穀之幽芝，掇丹草以成真矣。昔約道成當還，旅信雖未通徹，粗有仿佛，亦欲暫偃洞野，看望

墳塋，不期而往，冀暫見弟。因緣簡略，臨書增懷。映報。

楊羲真人傳

楊羲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仕晉簡文帝為舍人，朝隱唯要，人莫能識。少好道，服食精思，遂能進靈接真，屢降玄人。茅君、定錄、安九華等授其道要，西城王君又教服日月之精，及思泥九絳宮、煉魂制魄、滅三尸之法。玄清真人謂羲曰：夫為道當如射箭，箭直往不顧，乃造堋的。操志入山，惟往勿疑，乃獲至真。羲恭受，勤行得仙。簡文後師羲得道。

鮑靚真人傳

鮑靚字太玄，陳留人也。少有密鑒，洞於幽元，深心冥肆，人莫之知。按《洞天記》云：靚及妹並是先身七世祖李湛、張慮者，俱杜陵北鄉人，同在渭橋為客舍居。積行陰德，好道希生，故福逮於靚等，使易世變煉，改氏更生，合為天倫。根胄雖異，德廕並同。靚學明經、術緯侯，師左元放，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岳劾召之要。行之神驗，能役使鬼神，封山制魔。

晉太興元年，靚暫往江東，於蔣山北道見一人，年可十六七許，好顏色。俱行數里，其人徐徐動足，靚奔馬不及，已漸而遠。因問曰：相觀行步，必有道者。其人曰：吾仙人陰長生也。太上使到赤城，君有心，故得見我爾。靚即下馬，拜問寒溫，未及有所陳。陰君曰：此地復十年，當交兵流血。計至蘇峻亂，足十年也。君慕道久矣，吾相見，當得度爾仙法。考得仙者，尸解為妙，上尸解用刀，下尸解用竹木，皆以神丹染筆，書《太上太玄陰生符》於刀刃左右。須臾，便滅所書者，而目死於床上矣。其真身遁去，勿復還家，家人謂刀是其人也。用竹木如刀之法。陰君乃傳靚此道。又與靚論晉室修短之期，皆演一為十，廣十為百，以表元帝，托雲推步所知，不言見陰君所說，是陰君戒其然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